

— *Haidi liang wanli* —
海底两万里

(法) 儒勒·凡尔纳

— *Jule san er na* —



一部惊险刺激的海底探险之旅

整个故事的构思很巧妙，充满了奇特的幻想，情节惊险离奇，画面多姿多彩，读来既使人赏心悦目，也令人动魄惊心，是值得每一位读者一看的科幻小说。

序言

此书主要讲述鹦鹉螺号潜艇的故事。1866 年，海上发现了一只疑似为独角鲸的大怪物，阿龙纳斯教授及仆人康塞尔受邀参加追捕。在追捕过程中，他们与鱼叉手尼德·兰不幸落水，到了怪物的脊背上。他们发现这怪物并非是什么独角鲸，而是一艘构造奇妙的潜艇。潜艇是尼摩在大洋中的一座荒岛上秘密建造的，船身坚固，利用海水发电。尼摩船长邀请阿龙纳斯作海底旅行。他们从太平洋出发，经过珊瑚岛、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看到海中许多罕见的动植物和奇异景象。途中还经历了搁浅、土著围攻、同鲨鱼搏斗、冰山封路、章鱼袭击等许多险情。最后，当潜艇到达挪威海岸时，三人不辞而别，回到了他的家乡。

目录

海底两万里 1

 海上怪物..... 1

 囚入潜艇..... 7

 神奇的舱..... 18

 海底狩猎..... 22

 意外触礁..... 29

 水下葬礼..... 35

 采珠人..... 45

 黑色长廊..... 50

 沉没的大陆..... 56

 恐怖的水晶宫..... 61

 逃出海底..... 69

大海入浸 80

 加贝斯绿洲..... 80

 阿迪亚尔..... 86

 越狱..... 90

 撒哈拉海..... 96

 驼队..... 99

 从加贝斯到托泽尔..... 104

 托泽尔和奈夫塔..... 108

 拉尔萨盐湖..... 113

 第二条运河..... 118

 在三百四十七公里处..... 122

 十二小时远足..... 127

 发生了什么..... 134

 藏非克绿洲..... 137

 被监禁中..... 141

海底两万里

海上怪物

沿海的居民一定不会忘记，1866 年，海上发生的那件奇特、神秘而又无法解释的现象，在海上行驶的许多大船都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形状像梭子，有时还会像闪电般发光，快起来像一阵风似的。虽然很多生物学家在看了所有航海日记的记载后还对此有所怀疑，但舆论界则甚为关注。

1866 年 7 月 20 日，在澳大利亚海岸东边 5 英里处，人们当正准备测定这个怪物的位置时，这个莫名其妙的家伙猛地喷出两道水柱，哗地射到 150 英尺的高空。

而在三天后，印度——太平洋气船公司的克币恩托巴尔哥郎号，在 700 公里以外的太平洋也看到了它，认识到这个类似鲸鱼的神秘怪物速度是何等惊人。

以后又有同样消息不断传出，当时，真地震惊了整个世界。尤其是在英国、德国和美国，民众更投入了极大的关注，甚至在讨论中逐渐在学术界分成了两大派系——存在派和否定派。

后来，这种议论也似乎慢慢平息了下来，但到 1867 年 4 月，又一件怪事引发了再次哄动。

4 月 13 日，在西经 15 度 12 分，北纬 45 度 37 分的平静海面上，著名英国苟纳尔邮轮公司的斯各脱亚号正在破浪而行。当下午 4 点 17 分时，有人发觉船尾、左舷机轮的后面仿佛被轻轻碰了一下，当时船上大部分人都没在意。但接着船舱管理人员就跑到甲板喊道：“船漏了！船漏了！”

船长安德生，立即下到舱底。发现海水涌入了第 5 间舱，从涌入速度可以看出漏洞不小。他立即下令停船并派潜水员到水下探查船的受损程度。检查过后，潜水员报告说，船底被撞了一条两米长的大洞，那时船到克利亚山甲有 300 海里远，因为漏洞问题船比原定日期延迟了两天才驶进公司码头。

斯各脱亚号被架上了高处，检查它的工程师几乎无法相信自己所看见的情形。在船的水限位置以下两米半处，有一个标准的正三角形缺口。铁皮上的划痕整齐划一，就是用仪器测

量也无法凿得如此完美。能凿出这个洞，证明这东西绝非普通的钢铁，在用巨大力量猛凿穿了 4 厘米厚的船体铁板后，又能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迅速撤出。

这件事又一次让舆论一片哗然，就连一些早年难以找出原因的海难事件，也都推到了这个怪物头上。但按年代记载统计，估计每年约损失 3000 艘船。其中包括船帆和汽船，而失踪的也有 200 多艘，这么大的数目真是触目惊心。

因为这个怪物的存在，海上交通也变得危难重重，于是，各国政府都一致同意，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这海中一霸。

正闹得沸沸扬扬时，我刚好做完科学考察回来，我此次去的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贫困地区。身为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副教授，也对这个怪物难下定论，徘徊在两种见解间不能定夺，但它的存在是不必怀疑了。不过，我不同意这是神秘暗礁的说法，因为除非这种暗礁内部配有机器，否则它无法在五个洲之间的大海中四处游动。另外，我也不认为这是一只废弃的大船或浮动的船壳，因为它们都不会移动得如此神速。在这一种种猜测被否决后，人们又把它想象成一条大鱼，而且对它的构造越传越神，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

我当时正在纽约，身为自然科学中这一神奇部门的一名专家，很快就被《纽约先驱论坛报》追问得不得不明确表态。我找出这个问题中关于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各种论据，很快，一篇材料充实内容精彩的论文就登上了 4 月 30 日的《论坛报》。

“在我将各种假设无法成立的设想，都一一否决之后，我只能将其归结为一种具有惊人力量的海洋动物。

“如果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生物都从神秘自然界探索出来，那就只能认为在海底探测无法到达的水域中存在鲸鱼类的另一分支。

我们常见的独角鲸或海麒麟长 60 英尺左右，但如果我们把它们的身长再拉长 5~10 倍，同时不要忽略了与它们身材相适应的力量和凶猛程度，就会与当前这个怪物很相似。

所以，在当前材料有限的情况下，我只能将人们提到的怪物看作一只不知的麒麟，只是身体更加巨大，而它身上也不再仅是剑戟，而是用真正的冲角作武装，如同铁甲船或战舰般具有强大的攻击性。”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对我的观点反响很大，而且，我的结论给人们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他们可以充分发挥对这种奇闻异事的幻想。

不过，虽然有人从单纯的科学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但比较注重实效的诸如美国人和英国人，则更多是考虑该怎么清除掉这个可怕的海洋怪物，以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尤其是工商界对此呼声特高。

民众的呼声一经提出，首先作出反应的是美国政府，声明要在纽约组织讨伐军清除这个海上毒瘤。并很快有一艘装有冲角的“林肯号”二级战舰蓄势待发。司令长官法拉古得到了各造船厂的支援，以期尽早装备好这艘二级战舰。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惯例，正当人们发誓要清除这个怪物时，它却突然销声匿迹了。接连两个月没有再出现过。

所以，这艘装备精良威力强大的“林肯号”，现在根本不知要驶往何处，人们变得焦躁起来。幸好这时得到报告，旧金山轮船公司有一只汽轮唐比葛号，在由加利福尼亚开往上海途中，在太平洋北部又发现了它。

人们立即群情激昂，极力请求法拉古司令立即行动。日常用品备齐了，舱底都装满了灯，船上全部人马都到齐了，只需点燃火炉加热锅炉起锚了。法拉古司令官也恨不得立刻出发！

就在林肯号从布鲁克林码头启程前的 3 小时，我收到了一封海军部长的邀请信，诚邀我们法国代表参与这项计划。

在我读完这封信前的 3 秒种，我一点都不想参加远征军，就像我不想去北冰洋渡假一样，但在读完海军部长这封诚挚的信后，我就发觉清除这只危险怪物才是我平生惟一的志愿。

所以，我把长途跋涉刚刚归来的劳累以及身边的琐事都统统抛之脑后，只有一个想法——随船远征。

“康塞尔！”我一声召唤。

康塞尔作为我的仆人和外出旅行的旅伴，一直与我相处融洽、形影不离。他是一个佛兰蒙年轻人，他性格冷漠、遵守规矩，很少对生活的意外而感到惊讶。另外他的手很巧，能做很多细活，只是极少言语。

因为有我这样学术界的专家熏陶，再加上常常与这方面人士来往，他逐渐成了生物分类学的一名准专家。

“先生，您在叫我？”他走进来问道。

“对，马上准备，两小时后我们就出发了。”

“是，先生，”康塞尔面容平和，“你那些标本呢？”

“日后再作整理。”

“你那些外形奇特的植物、大马、大蛇和另外动物的骨骼，又如何处理？”

“先在旅馆寄存起来。”

“你那只活着的野猪呢？”

“先暂时请人代为饲养，另外，请人把我们那群动物送回法国。”

“难道我们不是回巴黎吗?”

“是要回……当然……”我掩饰道，“但需绕个大圈。”

康塞尔没往下问，只用一刻钟他就把一切都办完了，我们赶到码头时，林肯号正“突突”地喷着浓烟。

马上有人接过我们的行李并搬上甲板，一名水手把我领到尾舱内，有一名军官满面春风地与我握手：

“彼埃尔·阿龙纳斯先生?”

“是法拉古司令官吗?”

“是，欢迎您，教授，早就为您准备好舱房了。”

“林肯号”是为这次行动而量体定作的，一切材料、内部构造和装备无不和这次任务相配。其速度相当快，高压蒸气机能够产生 7 个大气的压力。在该压力驱动下，能使船速达到 18.3 海里 / 小时。这在当时已是出类拔萃的了，但这还不足以与那只大鲸鱼相比。

“开船!”法拉古长官一声令下——

于是，“林肯号”穿过上百只满载送行船只形成的巷道，神圣地启程了。

好奇的人们挤满了整个布洛克林码头以及纽约在东河沿岸的地区，欢声雷动，礼炮喧天!

法拉古长官是一个杰出的水手、航海家，他是“林肯号”之魂，他相信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鲸鱼，并发誓要为民除害，与它进行殊死搏斗。

船上全体人员也与他同仇敌忾。他们一直围绕着这次行动展开各种设想和讨论，并对海面保持着高度警惕。

远征军全体将士都意气风发，立志要用鱼叉把那海怪刺死，然后将它碎尸万段。他们小心谨慎地观察着辽阔海面。另外，法拉克司令曾许诺，上至长官，下至水手，谁先发现那头海怪，都将得到 2000 美元的奖励。

我同样加入了观察并想得到荣誉，“林肯号”于是变成了“众目号”。但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冷漠的康塞尔。

我现在最佩服司令的细心和周密，船上准备有各种捕杀鲸鱼类的装备，从手掷鱼叉到机关枪、炸弹以及炮用铁箭一应俱全。前甲板上还有一架威武的膛炮，炮身厚重而口径很小，在 1867 年的万国博览会上曾见过这种炮的仿制品，它由美国制造，其锥形炮弹重 4 公斤，射程达 16 公里。

所以说，“林肯号”上的歼灭性武器应有尽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鱼叉王”尼德·兰也在船上。

尼德·兰大约有 40 岁。身材高大而健壮，外表严肃，性如烈火。在人群中犹如鹤立鸡群。特别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更使他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他来自加拿大，身手敏捷，技艺高超，在叉鱼这种危险行当中，还未有人能与他匹敌。

在我看来，法拉古请此人真是太明智了，他一个人的手臂和眼睛，就足以抵得上全体船员。

尼德·兰很少与人交谈，但对我却是一个例外，显得特别友好，显然，他对我是法国人很感兴趣。而且，他也可以用加拿大已经不通用的拉伯雷法国话与我交谈，而我也很荣幸能有机会听到这种法国话。

现在，尼德·兰对所谓的海麒麟、独角鲸表示怀疑。在这点上，他与大家有分歧，他干脆对此避而不谈，但最终有一天他会谈到这些的。

三周以后的一个黄昏，我们到达了距巴塔戈尼亚海岸 30 海里处，那儿和白岬在同一纬度上。我们当时已越过南回归线，南边 700 海里处就是麦哲伦海峡，顶多再用 8 天，“林肯号”就要驶入太平洋了。

我和尼德·兰正在船尾甲板上闲聊，眼望着至今人们仍不能到达其底部的令人神往而恐惧的海洋。说着说着，我们很自然地谈到了那头巨大的海麒麟，以及这次神圣远征的结果会怎样。

“作为一个捕鲸专家，尼德·兰，”我说，“你应该对这种巨型哺乳动物很熟悉，也应该接受这种动物的真实存在，但为什么你到现在还要顽固地怀疑呢？”

“这是你的责任，教授，”尼德·兰说，“人们一般都相信天空中有飞逝的慧星，地底下生活着太古年代的怪兽，但天文学家和地质学家却会认为这很荒唐，不过是无稽之谈。作为捕鲸人我也一样。我曾多次追捕过它们，也杀死过许多条鲸鱼，不过，不管它们有多么强壮，多么凶猛，但它们的尾巴和牙齿都不足以凿穿一艘汽轮的钢板。”

“可是，尼德·兰，曾有很多传说证明独角鲸可以把船咬碎呀。”

“那只能是木头船，”他回答说，“但我对这种情景没看到过。因此，在我没有亲眼见过之前，我不会相信鲸鱼能够洞穿钢板。”

随后我又为他解释了很多，但都无法让他改变观点。

又行驶了几个月，“林肯号”依然乘风破浪，顺利前行，南半球的天气这时正恶劣多变，这里的 7 月相当于北半球的 1 月。

尼德·兰一直持那种顽固的怀疑态度，除了该他轮值观察之外，他甚至看都懒得看一眼洋面。本来以他的视力会大有作为，但是他大部分时间却呆在舱房中看书甚至睡觉，我劝告

和责备他多次，但他都置之不理。

“行了，阿龙纳斯先生，”他说，“别抱什么幻想了。如果真有什么海怪，会那么巧让我们遇到吗？我们这么瞎撞会有结果吗？听说又有人在太平洋的北部海中发现了这个神秘怪物，这我相信，不过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根据以往的发现对这怪物的脾气来判断，它还能在那个地方等着我们吗？它的移动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况且，教授，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上帝造物是很有规律的，生性迟缓的动物决不会跑得很快，因为它没必要这么做。因此说，如果这种动物真存在，它也早离开了！”

我无法反驳他这番理论。事实上，我们的行动显然是漫无目的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遇到它的可能性很小，但直到今天，所有人依然信心百倍，都相信终有一天会遇到这只独角鲸并杀死它。

7月20日，我们在西经105度穿过了南回归线。一周后，27日，我们又在西经10度穿过了赤道。船继续向西前进。从太平洋的中部驶入。

以法拉古的想法，到大洋深处去，因为这怪物不太爱靠近陆地，这很有道理。因为这样机会似乎更多些。战舰又储备了充足的煤，依次穿过帕摩图群岛、马贵斯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并在东经132度穿过北回归线，直奔中国海域驶去。

离这怪物最后出没过的地方越来越近了！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而且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有的水手产生错觉发出警报，船上就会骚乱一阵，这就更导致人们情绪紧张，如此恶性循环，一天警报多达一二十次，弄得每个人都很疲惫。

“林肯号”在太平洋北部从本海到美洲海来往奔波了三个月，把每一个地方的景色都看遍了，但除了海洋，并没看到其他东西。

人们在长久的紧张与失望之余，终于怀疑之风日盛。辛辛苦苦一年才构筑起来坚如磐石的意志，轰然倒塌。所有人现在最盼望的不是那2000美元，而是美美地吃一顿、睡一觉，平平自己因愚蠢而产生的冒失行动。

这种徒劳的搜索不能再长久持续下去了。“林肯号”已尽其所能，人们不应该对它有丝毫抱怨。这些隶属于美国海军部的船员们，已经耗尽了前所未有的耐心和激情，失败与他们无关，现在似乎考虑的只有返航了。

人们都向法拉古提出返航建议，他最后以3天为限，3天后，如果再没有怪物踪影，只须舵手将船转动3次，“林肯号”就会朝着欧洲海岸行进了。

诺言发出日期是11月2日，它首先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大家都信心十足地向太平洋投去历史性的最后一瞥。

两天来，“林肯号”一直懒洋洋地向前爬着。它尽量想引起那怪物的注意或以这种傲慢来激怒它。但直到 11 月 4 日夜间，平静的海面上依然毫无动静。

11 月 5 日中午，最后忍耐就要期满了。过了中午，法拉古将依照许诺将战舰自太平洋北部驶往东南部。

我们这时的位置是东经 136 度 42 分，北纬 31 度 15 分，南面 200 英里远处就是日本岛。一弯新月穿行在片片乌云之中。船后海面上留下被犁开的两道波浪。

我和康塞尔在船间向远方张望。船员们都爬上高高的缆索绳梯，看着地平线在远方慢慢变小，变黑。军官们则手持夜视望远镜，在各个变黑的地方仔细观察着。

“嗨，康塞尔，”我说，“能不能获得 2000 美元奖金全靠最后这一晚上了。”

“先生，请不要这样说话，”康塞尔回答，“我从未考虑过这笔奖金。即使联邦政府许下 10 万美元奖金那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说得好，康塞尔，这真是一次愚蠢的旅行，当时我怎么头脑一热就跳上船来了。浪费了我们多少时间和精力！不然的话，我们半年前就回到巴黎了……”

“回到您的小别墅里！”康塞尔接过话头，“在您那个博物馆中！我早把您那些生物标本分类完毕了！先生的野物和那些珍禽异兽被放在植物的笼子里，会引来全城的观众参观！”

“你说得很对，康塞尔，而且，我们也不用被别人嘲笑了！”

我们正说到这里，突然听到尼德·兰高声喊道：

“啊呀！这个家伙就在那儿，正横在那里等我们呢！”

囚入潜艇

尼德·兰看得很准确，人们在他的指引下也看到了那个东西：

在“林肯号”下方大约 370 米的地方，好像有光线从海底射出海面。但大家都看出，这绝非一般磷光。海怪就在光下几米处，发出一种耀眼的无法解释的光芒，和有些船长所说的一样。这种不同寻常的光只能来自某种强大的动力光源。光线覆盖了一片长长的很大的椭圆形水域，在这个椭圆的中心焦点处，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强烈白光。这种强光任何生物都不可能发出，只能是某种电光……

战舰上一片惊呼：“呀！快看！它在动！向前去了！又退回来了！它冲我们过来了！”

“镇静!”法拉古命令道,“稳住舵,向后退!战舰迅速逃离光区。”

“林肯号”正要离开,但那怪物却迅速向我们逼近,比我们快好几倍。我在恐惧中更多的是惊讶。

那个怪物在战舰四周绕来绕去,光线始终笼罩着我们。接着它驶出两三海里,留下一道灿烂的磷光尾巴,如同一列蒸汽汽车驶过后冒出一团团烟雾。突然从遥远的天边,这怪物以骇人的力量撞向“林肯号”,但又突然停在离船 20 英尺处,然后就消失了。一场毁灭性的相撞随时都可能发生。

但我对战舰的举动更惊讶。它本应该去进攻怪物,但现在反而被海怪追着逃跑,我从法拉古将军那张原本冷静的脸上看到的却是惊愕。

所有人整夜都没有睡,一直守在甲板上观望。“林肯号”不如怪物速度快,干脆慢慢向前行驶,而那怪物也保持与我们相同的速度,而且在海浪上嬉戏,似乎很乐意这种比赛。

半夜时分,怪物突然消失了。它逃走了吗?我们倒不乐意他逃跑,到零点 53 分时,猛然听到一种巨大的呼啸声。好像水柱被大力压出时发出的那种声响。

当时我和法拉古,尼德·兰都在尾舱楼顶,正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一片黑暗——

“尼德兰,”法拉古突然问,“你肯定听到过鲸鱼的叫声吗?”

“那当然,而且不止一次,先生,但像这种给我送来 2000 美元的鲸鱼叫声还从来没听到过。”

“别担心,奖金肯定是你的。但现在请问一下,从鲸鱼鼻孔喷水时所发出的是这种声音吗?”

不错,先生,但现在这种呼吸却大了不知多少倍,因此这已经毫无疑问了,我们面对的这个家伙是一条大鲸鱼。”尼德·兰接着说,“等天亮的时候,先生,我就会对它讲话。”

“但它恐怕没有这么好的耐心来听你讲话。”

“听不听就由不得它了!”

凌晨 2 点左右,在“林肯号”前方 5 海里处,那种强光又出现了,而且亮度丝毫未减,尽管这么远的距离,而且还有水浪声,它拍打海水和粗重的呼吸仍清晰地传过来。

所有人保持戒备和战斗状态一直到天亮。各类捕猎器具都在栏杆边准备好了。二副把大口短炮也装好了,它能将鱼叉打出一英里,而且长枪里装好了爆炸弹。再强大的动物一旦被击中也必死无疑。尼德·兰一直在磨他那柄令人胆寒的鱼叉。

浓雾压在海面上,8 点钟还没散尽,不过在慢慢向四处退去,视野也渐渐扩大了。

“那家伙在船的左后方!”和昨晚一样,又是尼德·兰首先发现它。

所有目光都朝他手指的地方望去。在后方 1.5 海里左右，有一个很长的黑色物体露出水面 1 米来高。尾巴拍打着海水，搅出一个大大的漩涡。什么动物的尾巴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在它经过的海面上，身后有一行行强大的白色水纹，并且呈现曲状。

“林肯号”在慢慢贴近它，我大体估计了一下，原来的船长对它体积的报告多少有些夸张，在我看来它最多 250 英尺长。宽度一时不易估计。但总的来看，这个动物的长、宽、高比例都很协调。

正当我凝视它时，它的鼻孔中喷出两道水柱，高达 40 米左右，我由此又根据它的呼吸方式，更加肯定地判断出它属于脊椎类动物。

“加快速度，全力追击！”法拉古终于下达了命令。

“林肯号”的机轮猛地加速，推动它向那怪物冲击，但那怪物毫不惊慌，战舰离它只有半锚链了，它依然不潜入水下，只是有一点逃走的样子，但并不很快，始终保持着这么远一段距离。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 3 刻钟，但战舰始终无法再把距离缩短 4 米。

法拉古恼羞成怒，他不停地捋着自己的浓须：“加大马力！加大马力！”

马力加大了，机轮转速达每分钟 43 度，蒸汽从活塞口喷出，“林肯号”现在速度已达到了每小时 18.5 海里。

但那讨厌家伙的速度也变为每小时 18.5 海里。

战舰又在这个速度下追了整整一个小时，但还是无法多接近它 2 米！这真让美国海军最快的战舰感到丢脸。船员们一致加以声援——对那海怪报以怒骂。法拉吉则拿着自己的浓须在手指上绕来绕去。

“马力已经加到最大限度了吗？”他向轮机长质问。

“是，长官，已经达到最大限度了。”轮机长答道。

“活塞压力是多少？……”

“6 个大气压。”

“加到 10 个！”

“康塞尔，”我对那个诚实的人说，“看到了吧，他们非把‘林肯号’弄炸了不可！”

“林肯号”速度明显增加了，连桅杆都不断颤动。浓烟挤出那窄窄的烟囱时发出痛苦的呻吟。

“现在的速度是多少？”法拉古还有些不满地问。

“长官，时速 19.3 海里。”

“继续增大火力!”

气压表指向 10 个大气压，但那怪物显然也提速了，因为它轻易地就达到了时速 19.3 海里。

尼德·兰手持鱼叉，严阵以待，当那怪物有几次故意让战舰能靠近它时。

“快追上了!快追上了!”就听到尼德·兰激动地高呼。

但是，当他做出要掷叉姿势时，那怪物又迅速地离开，他那时速度会达到每小时 30 海里。它甚至戏弄似地忽儿绕着“林肯号”转一圈，这真让大家难堪!人们的肚子仿佛要气炸了。

一直追到中午也没有一点迹象表明可以追上它，法拉古决定用更为解恨的方式：开炮。

他喊道：“谁能击中这个坏蛋，奖励 500 美元!”

一个老炮手，兴奋地捋了捋花白胡子，从容而镇静地站到炮台上，摆正炮位，仔细瞄了很久，大炮轰地一声怒吼，所有船员齐声欢呼。

“打中了!真棒!”但却没使它受到多大伤害，炮弹从它身上蹭了一下，落在两海里处的海中。

“见鬼了!”老炮手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这恶魔身上一定披着一层 6 英寸厚的铁甲!”

“该死的!”法拉古叫道，“追，我们的船只只要不爆炸，就绝不罢休!”

“林肯号”这一整天下来，苦苦地追出了至少 500 海里，但那怪物却一点疲惫的状态也看不出。

到夜间 11 点左右，“林肯号”前方 3 海里处又亮起了那怪物发出的强光。但这次它似乎是在睡觉，静静地躺在那里随着海浪起伏。法拉古认为这是个天赐的良机。

战舰无声无息地向前偷偷靠拢，在离那怪物只有 370 米时关闭了气门，只靠惯性向前滑行。大家都屏住了呼吸。现在距那焦点仅剩 100 英尺了，光亮照得我们头昏眼花。

我这时正倚在船头的栏杆上，而尼德·兰就在我下面，我见他一手抓住桅绳，另一只手紧握他那把寒森森的鱼叉。我们距那一动不动的怪物只有 20 英尺了。

突然，我看到他的手臂猛地一挥，鱼叉飞了出去。鱼叉正中目标，只听到一声如同金银撞击发出的响亮声音。

眼前的电光一下子消失了，突然，两条大水柱猛地向战舰甲板上冲来，把从船头到船尾的所有人都冲倒了，而且连护桅的绳索都被打断了。

接着，战舰被撞得剧烈地一震，我站立不稳，直向大海中坠去。

“救救我!救救我!”我高叫着，向“林肯号”拼命游去。

但衣服贴在身上，阻碍了我的游动，使我行动不便。我呼吸困难！正在向下沉去……

“救命！”

我绝望地喊了一声，正要“潜”入水下，突然，一只有力的手拉住了我，我觉得自己又被托出了水面。

“如果先生不介意的话，就靠在我的肩膀上，这样先生就会游得更从容些。”

一把抓住我的，是最可靠的康塞尔。

“你也被冲下来了！”我说。

“不是。我是自己跳下来的，先生既然在海里，仆人怎么能不跟从呢？”

“在我跳下来的时候，”他又说，“我听到舵手在喊：‘舵和暗轮都被那怪物咬坏了！’我想，可能现在‘林肯号’已失去了操纵。”

“那我们就只能等死了！”

“有这种可能，”康塞尔依然冷静，“但我们再坚持几个小时还没问题，几个小时，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他很快就帮我把衣服割掉了，我也帮他做了这些。然后我又做了“不少事”——游啊游。

战舰坏了，不能来救我们，所以我们仍未脱离险境。现在惟一的希望是船能放下小艇来接我们。因此，我们只能尽力多坚持一段时间，直到小艇到来。我冷静下来想了一个办法，能使两个人不必同时使劲。方法如下：两人其中一个仰面朝天，两臂张开，两腿伸直一动不动地浮着，另一个洒水向前推着走。过会儿再换过来重复这一动作，这样也许可以多坚持一段时间，甚至到天亮。

到1点钟左右我就累极了。我的手脚抽筋、僵硬，活动不再自如了。康塞尔只得独立支撑着两个人的担子。很快，我就听到他痛苦的喘息声。

“放开我吧！放开我吧！”我说道。

“放开先生？那不行！”他答道，“除非我先被淹死。”

这时，风吹散了乌云，月光洒落海面，四边一片光亮。我发现了“林肯号”，它离我们大约5海里，但只是朦朦胧胧一团黑影。但我没看到一只小艇！

我想呼叫，但发不出半点声音。康塞尔还勉强可以，他冷静地呼号着：“救命！救命！”

我们停止地划水，侧耳倾听，虽然我头脑发胀，耳晕目眩，但还是仿佛听到有人在回应着康塞尔。

“你听到了吗？”我轻声问。

“是，先生。”

他又发出两声呼喊。

不用再怀疑了!真的有人在回答我们!

康塞尔使尽余力托住我的肩膀,我尽力忍住痉挛的痛苦,他从水面上挥出半个身子,然后疲惫地躺在水面上。

“你看到什么没有?”

“看见了……”他说,“我看见……先生别说话了……我们省点力气吧!……”

康塞尔拖着我直向前游,时而抬头看看,发出两声呼叫。

回答声更近了,但我越来越听不到了,我已无力支撑身子了,十指僵硬,嘴唇发抖,冰冷的海水直灌进肚里。我最后挣扎了一下,慢慢沉了下去……

但与此同时,我似乎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我下意识地倚在上面,接着,好像有人把我拉出了水面,胸部一下舒畅了,但随即我就幸福地晕了过去……

“尼德·兰,是你?”

“是我,教授。”他回答。

“您还好吗?先生!”康塞尔询问道。

“我们在哪儿?”

“在尼德·兰的 2000 美元上。”康塞尔难得的幽默,“或称之为‘游动的小岛’。”

“真是个小岛?”

我精神为之一振,看到这生物(或物体)有一半没入水下,现在已成了我们的暂住地。我拿脚感受了一下,显然这东西坚硬无比,刀枪不入。而绝非有着松软滑腻肌肉的大型海洋哺乳动物。怪不得连鱼叉都被它碰弯了。

毋庸置疑,目前必须承认,这个令整个学术界绞尽脑汁,而使世界所有海员莫名其妙的家伙,不是一个一般的怪物。但这种怪物更令人惊讶,因为它是人工制造而成的。

即使面对着古怪,最荒诞,甚至是传说中的怪物,我都不会感到如此惊讶。

一切都很清楚了,我们的确是正在一只潜水艇的脊背上避难。

“这么说,肯定有一套动力机器驱动它,里面还会有人驾驶它。”我说。

“那是自然,”尼德·兰答道,“但我已在这小岛上呆了 3 个钟头了。它仍然一点动静也没有。”

“如果它只是这样行驶在水面上,我倒不用担心,”他又说,“但它假如突发奇想,要潜到海底去,那我们可就要完蛋了!”

尼德·兰说的确是实情。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想方设法通知里面的人,那就找个“入口”

吧，但钢板之间都被一排排螺丝钉严密地铆在一起，简直连条缝都找不到。

恰好这时月亮又隐去了，周围又是一团漆黑，看来要想进到其内部，只好等天亮再想办法了。

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命运完全操纵在这个潜水艇的船长手中了。

现在对法拉古舰长则不再抱任何幻想了，因为我们正以 12 海里的速度向西行驶。

船到凌晨 4 点钟左右则明显加速了。我们感到一阵目眩神驰。尼德·兰慌乱中幸运地在钢板上摸到一个大环，我们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但总算没被甩出去。

天亮了，浓雾慢慢散尽。我正想认真观察一下船壳的上层平台，但它却慢慢地向下沉去。

“喂！你这恶棍！”尼德·兰边叫边踢着钢板，“快开门，你这见死不救的家伙！”

不过他的话夹杂在螺旋桨的转动声中，显得很微弱，幸好船很快就停下了。

有一块钢板突然被哗地猛然掀开了。站出来一个人，但这个人“噉”地怪叫了一声，随即就缩了进去。

又过了一会儿，上来八个带着面具的高大汉，他们无言地站在我们四周，并将我们押到船的内部去了。

里面很黑，我辨不明方向，只感觉被很快推入一间屋子，接着，身旁响起尼德·兰的叫声。

又过了半小时，囚室才被照亮了，刚开始我还不适应这种强光，眼前只有一片雪白，我知道，这就是那天晚上我见到的强烈电光，我把眼睛闭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睁开，发现舱顶装着一个透明的半球体，光就是那里发出来的。

“嗨！终于看清了！”尼德·兰拔刀在手，作好了战斗准备。

“不错，现在能看清了，”我答道，“但是，我们的前途却很黑暗。”

“请先生稍安毋躁。”康塞尔依然像往日一般冷静。

我打量这间囚室，四面墙壁上看不到门和窗户，房内只有一张桌子和五把椅子，安静得出奇。

又过了不长时间，只听到“哗啦”一声，一块墙壁向外打开，走来两个人。

在前面的是一个五短身材，扁宽背厚，显示出强健的体魄。一颗结实的大脑袋上，生满了乱蓬蓬的头发和胡须。面孔上两点漆光，那自然就是眼睛了，略带着法国南部普罗文斯省人所特有的气质。

另一个身高腿长，天庭饱满，鼻直口方，十指修长，用句常用的说法，叫“通灵相”。特别是他有一双能穿透一切的冷静的黑眼睛。

两个人都戴着水獭皮的帽子，脚穿海豹皮水鞋，身上的衣服不知是什么料子的，宽松舒畅，一点也不妨碍行动。

我敢肯定，身材高大的那位是船长，因为他打量我们较仔细些，但他没有出声。然后向他的同伴交待了几句，我没有听懂他说的话，但他语言响亮，富有韵味，声调婉转多变。

那同伴边听边点头边回答。然后他回过头望着我们，用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话询问我们的来历。

我就用法语把我们的经历讲述了一遍，他们听得很认真，但从那漠然表情可以看出，他们没听懂。我们又用英语、德语和拉丁语把上述内容重复了一遍，结果是两个字：不懂。

这两个人又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讨论了几句，随后就走了，他们甚至忘了可以用手势来使我们安心——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但他们没有，关上门就走了。

“真是一群混蛋！”尼德·兰在发第二十次火了。他也不明白这是何方神圣，讲的哪家仙语。

我尽管也急躁，但我能从那个高个首领眼神中，看出那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决非鲁莽粗浅之辈。

不久门又开了，进来一个仆人。他送来了全部衣服，但我们不认识这种衣料。

过了一会儿，那个仆人——好像听不到什么，又好像不会说话——送进来三份餐具。

“这还差不多，看来这是件好事。”康塞尔说。

“得了吧，”尼德·兰气哼哼地说，“在这儿能吃到什么？也就是些甲鱼肝、鲨鱼片、海狗排而已！”

“看看再说！”康塞尔答道。

食物被罩在银盖子下，全都摆在餐桌上，我们依次入座。跟我们打交道的是些有教养的人，要不是灯光耀眼，我还真以为是在利物浦的旅馆或在巴黎大酒店里呢。但这里没有酒，也没有面包。但水却甘甜、清爽。所有吃的肉类食品中，我只认出了几种烹调得很好的鱼；但那儿盘好吃的菜我却认不得了。而餐具更是精美别致。所有的叉子、刀、匙子、盘子上都刻有这样一圈格言和字母：

MOBILISINMOBILI

N

格言的意思是“在行动中行动”。而那个“N”字母，我估计可能是那个神秘船长的姓名开头一个字母。饭吃饱之后，我们美美地睡了一觉。

不知我们睡了多久，直到一股新鲜的海风把我们吹醒，船内显然刚刚换了空气，我们立